禮記恒解

禮記恒解卷三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檀弓上

陸德明以檀弓爲魯人不知何據此篇名言孔門弟子蓋亦孔門遺裔所集摘篇首檀弓名篇非必以其知禮而稱之亦非檀弓所記也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腯徙本反

鄭康成曰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往弔公儀始知舍孫之事故趨而就主位以問子服伯子所以免者爲弔朋友之禮從厚

耳其制以麻布廣一寸爲之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
而繞於髻史記不載伯邑考逸周書云武王克商自太王太
伯及邑考以列升后則伯邑考早卒微子世家亦無臘名伯
子爲仲子諱誣稱古人不足信也陳氏祥道曰先王貴適賤
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
不作立孫者傳重不傳輕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
犯而無隱左右奉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父子主恩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主義有匡救而無阿諛師
生恩義兼有而以道合有疑而請問師必不拒不必犯亦不
必隱也有方有定方惟臣事君各有職守故有方父師則否
致極其哀禮方比也比於親喪心喪哀戚如父而無服所以
然者師非一概各以其道德恩義
而喪之若槪爲之服反無等殺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

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季武子季孫夙季孫行父之子也劉氏彝曰底寢而夷人之冢處其家於人之墓上杜氏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大謂合葬細謂哭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周櫟園曰出母生母也左傳呂相絶秦云康公我之自出子上爲子思之妾所生而嫡母猶在故不得終三年喪是也先

君子泛指孔氏以下非謂孔子與伯魚汙猶殺也視道之所在爲禮之隆殺非賢者不能疑子上之母或有他故不聽爲服故子思云然此所謂隆汙之道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顙素黨反頹徒回反頎音懇又音祈

孔氏穎達曰拜者主人拜賓顙頹順也頎惻隱貌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後復引首叩地此從容拜賓之常稽顙而后拜先以首叩地卻交手如常則哀遽不暇爲容故曰至也至謂哀感之至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識音志泫胡犬反

陸氏游曰封土爲壟曰墳古謂殷時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以己將從事四方故封之以爲易於識別先反而脩虞事門人董其餘功適逢驟雨新土潰崩門人比卽脩完而後反故來遲孔子問其崩待三而後應流涕言之者不以雨甚之故自寬其罪用言古人謹於封築不俟再脩所以教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康成曰寢中庭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按子路於衛爲父母之邦家貧而仕如委吏乘田之流本無可譏者孔悝之難旣爲其臣固難自當往視蒯聵疑其爲劫孔悝來者遂以石乞盂黶敵之子路倉猝不知所以遂被害非初志卽欲死之也夫子閔其死而深痛未嘗以爲非義後儒不知蒯輒當日情事遂疑子路懸於論語夫子爲衛君謂辨之茲不贅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康成曰宿草謂陳根方氏慤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以喪父之義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喪朋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康成曰言三日三月欲其盡心修備之附於身衣衾之屬附於棺明器宅兆之屬愼終尤為大事故必端誠信而勿貽悔下又申言終身不忘親之故喪禮限於三年而人子之心實不止此親而亡矣何時可忘故君子終身憂念其親而不敢遺行以招患忌日不樂又其顯而易見者也不樂無可樂之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父音甫愼依張子讀

如字聊鄹
同曼音萬

少孤孔子三歲喪父也不知其墓謂父方卒時古者墓而不墳魯地葬深至丈顏母以孔子年幼未能記憶墓處嘗殯於五父之衢埋棺於坎曰殯殯淺而葬深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實則顏母慎重而未葬也及母卒孔子更加慎詳問聊曼氏之母當日果否殯葬蓋以葬可不必遷殯則可合葬也既問得實乃遷而合葬於防聊曼氏之母蓋當日與殯事者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三十里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

陳氏澔曰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曰緌不緌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堲古作即子栗反翣所甲反長丁丈反殤式羊反

鄭康成曰有虞氏上陶始不用薪火熟曰塈燒土冶以周於棺或謂之土周殷人上梓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於棺牆柳衣也以帷帷柳周圍如牆翣如扇之狀所以飾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日不爲殤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驪力翅反翰平仄兩音騵音原

鄭康成曰夏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大事喪事昏時亦黑戎兵也驪黑色玄黑類殷建丑之月爲正物芽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色周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駵馬白腹此概論三代所尚之色戎事亦有不盡拘者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

也嗇音谷本又作嗇億本又作餰之然反餰之六反暮本又作𩝐音莫徐音覓糁音糊徐音糜
鄭康成曰有禁之哭無禁之泣並爲哀也斬爲母斬爲父情同故云情厚曰饘稀曰粥朝夕食一溢米故曰食粥所以還
稍稼稱也言子於父母所以自致者貴與無疾至禮文之末則擇其當用者可也蓋舉一二以概其餘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重平聲蓋作盍共音恭

獻公寵驪姬殺申生事具見左傳言子之志自己無不孝事安驪姬左傳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是也傷公之心公無姬不歡也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伯氏鄭康成曰狐突別氏也子驪姬之子奚齊不出而圖吾君晉語狐突杜門不出是也乃卒縊於新城也謚法敬順事上曰共按驪姬害申生不過欲其子嗣位耳申生既爲姬所阻不能自明且本心不以嗣位爲念讓國而逃爲吳泰伯未嘗不可必死之以陷父於不義非中正之道也特其純愛於親死而不怨諡之曰共名稱其實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已夫音扶絕句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時行三年之喪者希子故抑子路以勸善然朝祥暮歌實非禮也故俟子路出而復正言以明禮夫人子之思親終身無可釋也三年之喪所以約太過不及者於中道朝祥暮歌其思親者幾何哉然聖人不深責者亦

衰世之意耳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乘去聲縣音元賁音奔父音父

按左傳魯莊公十年魯敗宋師於乘丘無敗績之事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從之縣卜皆氏也鄭康成曰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公隊而卜國不能禦之故公斥其無勇末微弱意縣賁父以馬驚由已致敢自任無勇而死於敵及圉人浴馬而見流矢乃知馬因中矢而驚非賁父不善御之罪也故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言非禮之常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

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睆華版反簀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革音急斃音獘

病疾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申皆曾子之子隅坐遜於成人也華睆繪畫美好簀簟席之類止戒童子勿言瞿然曰呼覺而倦於言但聲呼也革急也彼謂童子以德相易以成德姑息苟安也斃仆也曾子未嘗爲大夫而季孫賜以己簀事遂失意姑愛之可也愛之而寢之則或其子弟所爲非曾子本意也但以寢疾故未之能易耳聞童子之言雖疾革必易之而後安造次不離於正故朱子亟稱之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

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瞿音句

充充哀懣氣結如窮極無歸也瞿瞿驚顧如親之猶存求之又弗得也皇皇猶棲棲望而弗至痛可知矣慨嘆夫日之速廓然益覺親之去遠蓋言孝子未嘗一日忘親之概也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 婁力俱反陘音形髽側瓜反臺音胡鮐音台

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魯僖公二十二年邾人與魯戰於升陘敗魯師時師雖勝而亦有殺傷魯襄公四年邾人伐鄫魯救鄫侵邾敗於狐臺去繩而紒曰髽復者哀死而招其魂也禮當用衣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妻緦衰無明文鄭康成謂當是疑衰此記二國失禮之始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縚吐刀反毋音無從音總扈音戶長直亮反

南宮縚即南容其妻孔子兄女其姑死夫子教以髽之制鄭康成曰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爾語助辭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穎達曰吉笄長尺二寸此榛笄長尺蓋降吉笄二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禫大感反縣音玄比必例反

孟獻子仲孫蔑禫大祥祭名比及也喪除矣而但縣而不樂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此禮之常而人不能爲故夫子賢之加猶過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組音祖

鄭康成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孔氏穎達曰凶事用遠日故鄭氏謂踰月異旬愚按笙歌已笙而人歌也琴由己調歌由己樂今自彈不成聲而與人笙歌則成聲乎聖人哀禮適中之意孔氏穎達曰絲屨白屨以素絲爲飾既

辟素紕當用素爲緣末用組今用素組爲緣二者皆變吉之速陳氏游曰蓋者疑辭記者亦得之傳聞故疑其辭是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厭於甲反

明先王制禮以勵行之意見禮不明畏懼而自經於溝瀆輕身乘危以致壓溺而死此皆非正命故禮不當弔然此因死者以戒夫生者非爲有倫謚者禁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厚於出嫁之姊夫子欲其抑情以歸於中道行道之人弗忍言人人有此情所以約於中者爲其無太過不及也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大音泰上樂音岳下音洛首手

又反

孔氏穎達曰營丘臨淄縣以水營繞故曰營丘太公冢在咸陽文武成康陵附近五世反葬蓋其子孫有附太公冢者而非嗣位之人五世則親盡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而發以鐘鼓管絃宣之禮以達人心之敬言禮樂皆有其本太公本以輔周成王業而封死傍先王其子孫亦傍先王得禮樂之意古人言狐死首必向丘丘者其窟藏之處不忘本者仁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母亓官氏也伯伯魚為母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禮祥外無哭者既期猶哭故夫子嘆其甚而伯魚聞之遂除之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前人謂鳴條有蒼梧山非今南巡之蒼梧也舜巡方而死歸葬鳴條其後世傳零陵有舜冢者非疑

以爲聖人仁化廣及殊俗皆起土爲冢是也三妃娥皇女英登比也登比一作癸比均見山海經祔合葬也此言合葬之禮自古所無季武子則言起於周公耳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此記曾元等之失禮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陳氏澔曰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終終成人之事死澌滅無餘之謂子張以進修身至是而自信其全歸故召申祥而語之使自勵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其餘奠之餘物閣庋置也始死猶有冀幸其生之意故以所奠之餘閣而俟之不忍遽以死待之也與嘆美而疑其辭言豈徒閣也與先王蓋明訓人子以毋忘親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委巷猶曲巷野陋無禮之人也記者因言子思爲哭嫂也爲位婦人先踊而已乃哭以別嫌得禮之意蓋兄弟之妻得相爲服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其妻亦爲位以哭倡踊而申祥隨之蓋子思與申祥皆無服而其妻皆有服故其爲位也皆妻爲之主而哭踊皆自妻倡之也又按子思無兄弟此云嫂或誤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縫音逢

緇縱也衡讀爲橫古制尚質吉凶冠皆順經而直縫之周制尚文吉冠多辟積而橫縫至喪冠反如古之吉冠縮縫故記以爲非古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自述居喪事以語子思而子思據禮答之蓋聖人不爲過中之行使人可法而可傳也事師無犯無隱此爲得之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他外反

鄭康成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相離遠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情而爲之節文小功殺於大功以上則不必稅然袒免哭踊不廢也春秋禮衰時人薄於兄弟而執禮不稅之文以爲辭曾子故矯禮之言以明兄弟之不可不親聖賢因時而爲之補救有如此非果曾子不達禮意而爲之說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使色吏反乘去聲

鄭康成曰使者謂賻賵者攝猶貸也孔氏穎達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若重遣人更弔彌爲不可故嘆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赴音訃惡音烏夫音扶爲去聲

赴告也吳氏澄曰兄弟之喪周禮哭諸寢師喪哭諸廟門外而此不然蓋孔子所定也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蓋稍遠於寢門外非郊野無室屋處是也陳氏澔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禮之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

禮以備義則於禮之所未有者皆可遡於人情而制之也伯高見由賜故哭諸賜氏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故勿拜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滋味也因有疾故不得已而飲酒食肉其於酒肉也必有草木之味焉以爲有疾不甘於食得酒食則如有薑桂耳非遂忘哀而以酒肉爲美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爾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

明目精也疑女於夫子疑其道不似夫子也未有聞無至孝之稱王充論衡辨子夏無喪明事鍾惺亦謂辭氣不似曾子此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第以事論曾子有責善之美子夏有受益之誠亦非後人所及也索猶散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皆反

鄭康成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也內正寢之中孔氏穎達曰言君子居處當合於禮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見賢遍反

子臯孔子弟子名柴居喪守禮曰執涕淚由悲聲而出血出則無聲悲無聲而淚亦出曰泣血孔氏穎達曰大笑露齒本中笑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未嘗微笑是其泣血三年之實也難難能而可貴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衰七雷反 當去聲

孔氏穎達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不當物則亂禮無衰而禮猶存也邊坐與人鑲坐不邊坐張子厚曰專肅而坐也郎大功亦不當以衰服勤此明衰之重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說音脫驂七南反 鄉去聲涕音體

舊館人陳氏皓曰舊時舍館之主人駕車者中馬爲服旁兩馬爲驂哀孔子哀也遇於一哀主人哀也禮以稱情哀則情厚禮亦宜厚子貢疑其過厚而子言涕非無自厚賻固宜非果無端而涕出又說驂以文其哀也鄭康成曰遇見也小子

行之者客行無他物可易使速以往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識式志反

慕哀慕隨親而不忍離疑者疑親之在彼而已不欲還子貢以爲不若速反而虞祭以安神夫子善其哀切之誠而不以爲易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饋其位反

祥大祥也孔子感顏子之沒已久不能無感然禮所以節情也故彈琴散哀而後食之夫三年之喪大祥則已節哀矣況師弟乎彈琴而后食記者記孔子厚於顏子之意而非以爲禮當然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

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拱恭勇反嗜市志反

拱而尚右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凡拜凶喪尚右手吉喪尚左手凶喪大功以上吉喪小功以下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故門人學孔子之尚右而子正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

没蚤音早消搖一作逍遙婁紆危反放方兩反檀音

作起也負手曳杖於後示不復用逍遙寬舒自適放依也萎病也聖人心與天道天命將盡而自覺之形諸夢寐亦理所常有曾在阼猶在阼階爲主不忍遽死其親也猶賓之則以神道事之而待如賓客與賓主夾之介乎不生不死之閒蓋三王制禮皆有深意而孔子殷後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既知其命又言道不果行蓋至死而不忘救世也前人或疑此事非真然生死大事聖人德合神明無不可預知而歌辭盡屬比體不嫌淺露臨死而示弟子以全歸未爲不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康成曰疑所服者以無喪師之禮也邱氏濬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三年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憂三年之閒不飲酒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亢亢瞿瞿逆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下几筵之側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披彼義反

鄭康成曰志謂章識牆柳衣也牆之障柩猶垣牆之障家翣以布衣木如攝與翣柩行夾引棺者孔氏穎達曰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法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則夏禮以上諸物大夫士皆得用之門弟子採三氏而用之蓋亦體夫子平日損益三代之意而記者記以爲法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褚張呂反幕音莫蟻魚綺反

鄭氏康成曰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交錯蟻結似今蛇文畫陳氏祥道曰殷尚質周尚文子張之時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獘孔氏穎達曰公明儀子張弟子亦爲曾子弟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仇音求苫始占反枕去聲朝直遙反銜音咸使去聲從如字

凡言仇者無辜被害而有司又不爲理者也市朝非執兵之處不反兵謂不反取兵仗也銜君命則恐廢君命而不鬬鄭康成曰魁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罪成之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蓋先生慮刑罰或有不中而死者銜冤則有調人以司其事期於生死不負後世刑罰失中乃多仇恨之事而報怨者衆若澄其源非明德以治世不可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先王於師不制服者以師弟道義相親隆殺不齊也若其恩誼隆而德行備則喪之從厚固所宜然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其羣居之友則絰出而他適不羣居者則否此孔門以意制爲此禮而可爲後世師友之法也

易墓非古也易以豉反

御案易脩治也卽古不脩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所以將其哀敬也時人或無其本而徒文故夫子言此以明哀敬之宜自盡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

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從去聲與音餘夫音扶飯煩晚反牖早久反墳他如字

鄭康成曰負夏衛地祖移柩車向外而祭之也陸氏佃曰殯坎也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言主人既祖已墳池矣復推柩還故處而受弔云墳池以明柩無可反之理也孔氏穎達曰柩車南出階間既窄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故婦人復辟之升堂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曾子不便直斥主人失禮而攘辭以答從者且也謂且遷柩將行尚未遂行亦何爲不可反而趨宿從者之疑未釋故又問於子游陳氏澔曰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口中時尸在室中南牖下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斂者包裹斂藏之小斂在戶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西階矣掘坎於西階之上曰肂置棺於肂中

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遷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曾子聞之美子游所言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言出祖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夫音扶下如字

方氏愨曰掩而襲衣謂之襲裘露而裼衣謂之裼裘以裘在二衣之內故皆曰裘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尚從吉故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張子疑曾子于子游賢者失禮必面相告無私指示人而不告之者又言時禮壞樂崩曾子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諒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見音現予上聲上和去聲下和如字

鄭康成曰見見於孔子記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先王制禮如此故二子除喪而見各予之琴而二人各損益其性情而順於禮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

游趨而就客位 適敵同 爲去聲

衛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木生彌牟爲將軍惠子虎惠子之子也爲司寇氏惠子死彌牟廢嫡子虎而立庶子游往弔故爲不如禮之服以諷其無禮弔服弁經大如緦之經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文子初不知其意而辭其重服及子游就諸臣之位猶不悟也子游再不從命文子始覺之乃扶嫡子虎而辭謝子游乃就客位孔氏穎達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亡無通 中去聲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深衣既祥之麻衣制如深衣練冠未祥之練冠非既祥之縞冠以死者遷入於廟故待弔於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禮之所無而能折衷於吉凶之間以盡己哀以全弔者之情故子游善之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絰也者實也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冠去聲綴音拙

幼名生三月而名二十而冠有成人之道故加字五十年尊故以伯仲別之死而加謚孔氏穎達曰士冠禮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者及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此皆周道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也者實明哀戚之實非從文也中霤室中古者復穴而居開其上以取明而雨霤焉故名掘室中地作坎置牀坎上浴尸牀上令水入坎毀竈示不復用且以竈甓連綴死人之足令直可著屨孔氏穎達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廟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當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行也學者學於孔子者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

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碩音石粥又作鬻音育

子柳疑即淮柳鄭康成曰具葬之器用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則嫁之爲粥布錢也古謂錢爲泉布言其如泉水通流徧布天下也家於喪藉喪以成家班猶分也此善子柳之安貧守禮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亡亦死也承邦邑危亡言故曰亡君子不輕身枉道非自爲也道存而後可以相濟輕於爲人謀迨危敗而後遂其難則非臣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樂音洛瑗于願切

鄭康成曰文子獻公之孫名拔請前請前行而歸謂其衆此不須去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弁卞同孺去聲

弁魯卞邑孺子泣一於哀泣而無節也喪父母固宜哀而哀毀之過反比於不孝子故以禮節之可傳可繼約之於中道而人皆可行也哭踊有節正為此過哀而恐毀不勝喪者設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古本兩出戶當從之

鄭康成曰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即括髮袒奉尸侇於堂今舉尸者出戶武叔猶冠而踰以出戶因欲括髮乃投其冠匆遽失節之甚子游因其平日好議否人故反言知禮以譏之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鄭康成曰扶君謂君疾時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菶以是舉不忍變也師長也游氏桂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春秋人君不薨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其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從君者扶持之薨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

從去聲上夫如字下音扶爲去聲

母之服由母而推故從母與舅有服而從母之夫及舅之妻無服二夫人猶言此二人君子知禮之人或曰同爨則爲之緦麻服以其有恩而制服之也記此見禮由義起苟當於義理雖先王所未有可以無譏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音總折音提

御案喪事迫易至陵節吉事舒故易怠緩縱縱則直而密折折則曲而當是也縱縱折折即有猶猶意緩急適中也騷騷鼎鼎又即失中者反形之騷騷粗率鼎鼎怠弛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康成曰喪具棺衣之屬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陳氏澔曰恥於早為之畢具嫌其不以久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遠去聲

此釋儀禮經文之意兄弟之子猶己子也故為服期以其親故引而進之也嫂叔無服因嫂叔不通問故避嫌推而遠之也姑姊妹未嫁皆服齊衰不杖期既嫁則降服大功以既嫁有夫夫為妻服齊衰杖期是受而厚之矣既有厚之者則在我降服大功而從薄蓋欲其修婦道不得不節情殺禮也然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為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為之服小功其

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己身立於父母妻子之側而獨同於無喪之人者哉宜服齊衰小功爲是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是也若以爲古禮有是而夫子行之未嘗字殊欠分曉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康成曰徒謂客之旅是也其徒以儐非己一人故欲出哭於巷次徒所寓之室哭於己之室則不嫌矣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面曾子葢以同國賓禮弔之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知去聲昧

鄭康成作沬竽音于和去簨簨音筍簴音巨

劉氏曰之往也謂以禮往送於死者死而卽以死者待之忽然爲不仁死而猶以生者待之踈禮爲不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以之沬木器樸而不成雕斲之文琴瑟雖張弦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以有知無知之閒待之神明之者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鄭康成曰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喪爲並去聲朝平聲

喪謂失位有子問曾子曾問失位之事於夫子乎曾子述己所聞而有子不信以必求貧朽則非人情也子游美有子能知聖人之意因述所以爲此言之故乃爲桓魋敬叔言耳非謂喪死以貧朽爲快也敬叔嘗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中都魯邑名後入於齊爲平陸侯國司空兼司寇夫子攝行相事爲司寇事也將之荆當時有此志耳非

失司寇卸之楚必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者聖人不苟於托足之意雖非為慮其貧而然然必擇於所適不能行道而且至飢餓不能出門戶亦非聖人所出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繆音木縣音玄竟音境焉於虔反

鄭康成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大夫死有訃於他國之君之禮而無哭之之禮陳氏專齊之權故縣子言今事勢不同今日之哭有不得已者哭諸異姓之廟方氏愨曰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

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仲氏而名憲非原思也示民無知者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殷不别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示民有知爲其有知故以可用之器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然三代制禮文質各因其時以適於中非謂無知有知與疑故曾子不然其說人鬼既殊器自不伴則所謂明器者自神明之之謂而非死視其親謂爲無知也然則殷純用祭器之說憲言蓋亦無稽而所謂均不然可知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木依鄭康成作朱古本齊衰下有三月字

鄭康成曰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其大功乎疑辭也按家語衛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因顏克問於孔子孔子曰同居繼父則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無服況其子乎是則同居繼父服期而其子可服緦麻不同居則無服矣游夏蓋偶未之聞故此各為之說又按公叔木之母公叔文子之妻也何至改嫁此必有誤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侍其母仕於衛而母卒柳若衛人意蓋欲子思豐於禮而子思曉之以時居喪多違禮從奢故子思言有禮無財固弗行即有禮有財而時不得為亦弗行也子思位卑祿薄蓋有不能備禮之處故云然先儒以子思母為嫁於衛殆妄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為去聲

鄭康成曰古謂殷時伯文殷時滕爵爲伯名文孔氏穎達曰瑣縣子名問禮以貴降賤以嫡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還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族之親輕重而服之孟虎乃滕伯之叔父而滕伯又孟皮之叔父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易音異

鄭康成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之時當令內外精好平易此孝子當爲之事而不囑其子記者蓋譏之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始死未斂設帷於堂不欲人褻之故小斂畢乃徹帷而仲梁子謂夫婦之哭位未定故帷堂失禮意也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

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按禮小斂畢奉尸侇於堂乃奠於尸當尸右手如其能食者然不欲遽死其親也將大斂乃徹小斂奠設於序西南於西漸神之矣大斂既殯乃設席於奥而奠則直神事之矣曾子謂於西方且言既小斂即可設席以奠矣然此乃魯末俗之失非禮也故記者明之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音隙 繐音歲

陸德明曰綌粗葛布繐布而疏曰繐孔氏穎達曰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爲衰繐布爲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鄭康成曰滅蓋子蒲名惟復呼名子皋孔子弟子高柴野哉非之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鄭康成曰沽猶略也孔氏穎達曰孝子親死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相導而此不然故以爲粗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易音亦

羔裘玄冠朝服也養疾者著之死則易之小斂之前主人未成服弔者猶可小斂後則不可弔故夫子有然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稱去聲亡音無惡音烏還音旋縣音玄封作窆

喪具送終之儀物惡乎齊以何爲劑量毋過禮不以富而厚還葬斂畢即葬不待三月之期縣棺鄭康成曰不設碑繂不備禮也封當爲窆之下棺也春秋傳作堋人豈有非之不責以所不能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賁音奔 汰音泰

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蓋始死遷尸於地冀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時相治襲於地司士賁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諾之故縣子譏其汰汰矜大也賁司士名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醯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

孔氏穎達曰夏專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全用祭器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則實人器而空鬼器襄公百甕既實祭器并明器俱實之故曾子追論而譏之又按宋襄夫人王姬卒在襄公之後而此云葬其夫人豈夫人先卒而後又立王姬夫人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鄭康成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故夫子善其能廉 饒氏曰左傳以孫氏

之司馬譏𡋯是家臣

亦有司徒司馬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以車馬助葬曰賵主人受賵而書其人名與物於方盡已告

柩矣及柩將行又於柩前東西面讀之故曾子以爲再告非

古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遺去聲革音亟

入聲

鄭康成曰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遺慶封之族革急

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詞不食謂不墾耕吳氏澄曰其意慊然

不足其言謙

儉可謂賢矣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衎苦旦反

家語居處上有如之何子曰五字衎爾下有在喪所則稱其服而已九字當從之陳氏澔曰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賓客朋友也以其至自遠曰賓客生死皆當全其義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成謚也壤封土為坎樹種樹為表古聖人制棺椁以全孝子之心周制冢人以爵等為之丘封之度與其樹數蓋表其賢以為後識子高始因時尚奢而言此非中論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燕平聲與平聲坊音防鬣力輒反

燕人自遠來觀子夏疏言非聖人葬人乃人葬聖人耳未必有合於禮也因述夫子昔言而從其儉者封築土爲墳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夏屋旁廣而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若斧者上狹如刃耳此三者易爲功焉馬鬣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板廣二尺長六尺築墳之法側板於坎之兩旁縄以約板納土板中築之令土與板平斬所約繩更升板如前築之凡三斬其繩而墳爲成行夫子之志儉約之志也

婦人不葛帶有薦新如朔奠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霤

陳氏澔曰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絰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絰易去首之麻絰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絰婦人除帶此斬衰之服也大功以下則卒哭並變爲葛與男子同士喪禮有朔月奠朔奠月半奠朔奠用特豚三鼎殷奠朔夕奠爲盛朔望有定期薦新無定期然孝子以時申怵惕之懷故重其禮如朔奠自天子至於士庶既奠各以其服除衰麻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池柳車之池也宮霤以木爲之承屋水而瀉於地孝子不忍死其親故喪器以生時之具奉之帷荒既象屋亦設池以象重霤以竹爲之衣以青布於荒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椑蒲歷反

椑鄭康成曰椑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焉不令人見虛其棺而不蓋合其上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楔音屑綴音錣亦音拙

復招魂也楔柱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柱亡人之齒令開易含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易著屨飯含也設飾

尸襲斂也士喪禮始死設奠即帷堂不待小斂六事一時並作始死孝子悲迷故諸父諸兄代爲命赴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小寢大寢燕寢正寢也小祖高祖以下之廟大祖太祖之廟諸侯庫門郭皋門由近及遠君尊故求之地備也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音駁 與平聲

剝體解之名詩曰或剝或亨祭設尸以象神喪則以死者而設奠介乎人神之間時或剝或不剝而奠故記者言喪不可剝奠也與其必祭肉而後然與疑其詞以明不然也

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陳氏澔曰布分列而曝乾之也材爲椁之木殯後旬日卽治此事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人死處於陰奠則以生者待之故朝奠在日出時夕奠及日未沒時哭無時孺慕之忱也或隸後奉君命使不得已而出

使必告於親使知其反
期皆事死如事生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

縓音倩緣音願要平聲絇音劬瑱吐練反衡作橫袪音胠

孔氏穎達曰練小祥也小祥著練冠練中衣黃爲中衣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爲之黃袷裏縓淺絳色縓中衣領及褎緣也領緣用縓明其外除故飾見外葛要絰者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葛也繩屨者父母喪菅屨卒哭蒯藨屨小祥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瑱所以充耳以角爲之微飾也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爲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故更橫廣又長之且爲袪袪袖口也裼裘上加衣也明小祥祥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陳氏澔曰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緦義存焉故雖緦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必往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所交知之人所知者死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所以全恩舊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重平聲

水牛兕牛之皮耐溼爲被親身之棺厚三寸二者合爲三寸杝棺即椑也亦耐濕故次於革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屬棺大棺並用梓四者皆周四重之棺上下悉周帀也古棺木無釘惟用皮條束之直束者二道橫束者三道陳氏澔曰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端猶頭也椁以柏木之頭爲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 紂一作緇一作純

御案紂服卽總衰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則天子爲諸侯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矣特當事弁絰不當事弁而不絰春秋王宰來時且有弁而哭者故記者因記之君爲臣弔服旣葬除之諸侯五月而葬王使人會葬則未葬以前皆不以樂食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菆才官反　輴音春

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曰龍輴菆叢也叢木以周龍輴而四面塗之如椁之形故曰菆塗龍輴以椁也斧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菆木周棺如椁形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上然後盡塗之而四注爲屋以覆之此惟天子然也

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衛榮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哭同姓先異姓後庶姓九後若諸侯則子入卿大夫序而哭不分同異姓矣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相去聲父音甫

稱美死者之行曰誄稱孔丘者君臣之辭相助也父字也丈夫之美稱尼父因其字而尊之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於葉反大音泰

國亡喪敗失地也厭冠喪冠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應氏曰哭於太廟傷祖宗基業之污損哭於后土傷土地之朘削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惡去聲

陳氏澔曰哭所知於野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或郊野之際道塗之際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四十日强仕未仕者三十以下爲人子弟者也稅遺於人人子不專家財即不得已而遺人必稱父兄之命以將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孔氏穎達曰君喪羣臣朝夕哭踊嗣君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樂音岳

孔氏穎達曰祥大祥也縞縞冠素紕大祥日著之旣禫之明月然後可以作樂

君於士有賜帟帟音亦

天子之喪帷幕帟俱供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帟在幕及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士則第有帷君賜而後有帟大夫以上則幕人供之矣

禮記恒解卷四

檀弓下

蜀西雙流劉沅輯註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適丁歷反長乘乘並去聲

君公一也因適長君之繼體故言君庶長皆公子故泛言公遣車者柩將行遣奠取牲體臂臑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如葬置於墓中之四隅其數貴賤不同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以與其子也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長上聲

達官尊顯而名達於上也其長受君恩厚故杖餘則不杖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

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朝直遥反

宮殯宮也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命不親執故命人代為之出出殯宮門也君三命引車以致其隆蓋而後退或君弔而適祖朝廟之時亦如是或已出大門至哀次亦如之哀次者死者平生待賓客之舍之處孝子至此而哀暫停柩車故曰哀次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五十始衰不以筋力為禮越疆道遠弔人哀戚恐增衰憊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蟜音矯說音脫

鄭康成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孤且專政蟜固能守禮不畏之武子無若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字晳曾參父

倚門而歌明己不與是也然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晳少於孔子縱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事此殆傳聞之誤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事謂大小斂及殯之事辭鄭康成曰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卽此明當事之重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樂音岳壙音曠紼音弗

陳氏澔曰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爲餘哀未忘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車索曰引棺索曰紼孔氏穎達曰執紼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褒除之人散行從柩及壙下窆之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鄭康成曰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請無主後承事言來承助喪事稱寡君弔異國臣之辭臨謝君辱臨其喪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遇柩不期而遇之也必使弔之仁也若有爵之喪則當弔於其家庶子不受弔為有適子者言之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哭者之子凡哭哀必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夫卽哭妻兄弟者妻兄弟之喪故言夫來者來弔於己家者告之告以所哭之由明為主在子不敢己也若弔者與妻昆弟狎習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也異室非正寢亦非妻室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

往哭之

鄭康成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同國往哭親親也異國則否以己有喪殯不得往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御案曾子於子張誼若兄弟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故曰我弔也與哉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哀公之子君弔於臣升降皆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迎擯為主人導君以入由左自阼階也臣不敢為君賓故導君由阼階入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穀音告

鄭康成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卒而赴告於魯其初由魯嫁故莊公爲之服禮爲嫁姊妹服大功或人之言是也而或又以爲外祖母則非嫠王姬莊公舅之妻也記此見當時禮衰議者各爲之說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重平聲喪去聲與音預稽音啓顯當作韅夫音扶遠去聲

鄭康成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在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際也喪謂失位稱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他志謂私心子顯公子縶也孔氏穎達曰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故云不成拜不私與使者言無私心反國是遠利也陳氏澔曰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愛父哀痛其父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鄭康成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表夫之遠色帷殯亦以避嫌也

雖非古而實有合於禮故記之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自此以下至孔子善殷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飯含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而此則論哭踊有節也言喪乃哀

戚之至情而先王制禮以節其哀者順其至情以漸變而輕減之如三月變食粥爲疏食期年又變爲菜果大祥而食鹽醬之類鄭康成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滅其性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父母有疾禱祀五祀死而招魂復魄盡其愛親之道望其從幽而反猶然禱祀之心求諸鬼神以冀其生也北面禮復者升屋北面鄉其所從來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康成曰稽顙者觸地無容隱痛也孔氏穎達曰就二事之中稽顙尤爲痛甚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飯上聲

陳氏澔曰實米與貝於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焉此不足用飲食之道但用美潔之物以實之鄭康成曰尊之也食道

褻米
貝美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識音志

陳氏澔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肂坎之東彭氏曰明旌者神明之也有旌則可識可識則可別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 重平聲

馬氏晞孟曰始死未有主以神明爲不可一日無依故作重方氏慤曰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而懸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

孔氏穎達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惡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惡接唯祭祀之禮以下推論哀素之心言即既葬後祭祀之禮亦惟其心之自盡既以神明奉之神之所饗人豈能知之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則庶或饗之也極言此心之要如是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孔氏穎達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鄭康成曰算數也孝子喪親之至而辟踊本無廣算也先王恐過哀而毀或不及而忘哀故為之算若士三日而殯三踊襲與小斂大斂各一踊者其節也然為之制禮如是特以節其過文其不及亦未可拘拘然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孔氏穎達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悲哀慍恚哀情之變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而袒括髮尤爲甚哀慍常袒而有所袒有襲時者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居喪冠絰衰純凶至葬時則素弁首絰用葛而要帶仍用麻蓋以既葬則父母之靈得天地之氣而益尊以神道祀之故不用純凶服也有敬心焉非但敬親敬親之得所而神也鄭康成曰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爲去聲 食音嗣

孔氏穎達曰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親喪三日之後此三人皆不應食粥者而爲其病故君命食疏食言此則凡有疾居喪可知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養去聲

陳氏澔曰此堂與室皆謂廟中卒窆之而歸乃反哭於祖廟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封讀爲窆

反哭有弔禮主人哀思極乎之時蓋反而痛親之亡無可復得其哀爲尤甚弔者弔其哀而已若既窆之而即弔在墓所不能行禮故孔子以爲太慤質而從周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鄭康成曰北方國北也孔氏穎達曰葬於北方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時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封讀窆

鄭康成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虞喪祭也孔氏穎達曰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陳氏澔曰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吳氏澄曰虞不筮尸擇可爲尸者宿之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舍音釋

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葬畢主人反哭即與有司省視虞牲他有司以几筵釋奠於墓左以禮地神使主人早歸虞祭也

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反主人反也承上言主人旣反日中而虞所以必於葬日虞者弗忍一日離親故祭以安其魂氣使有所歸也喪禮有奠無尸虞爲尸以祭不徒奠矣然猶有喪禮存必至卒哭而後成爲祭之事卒哭在虞祭後見士喪禮是日卒哭之日卒哭之祭乃爲吉祭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祔之爲言附也祖父死者之祖父孫祔于祖昭穆同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承上文言喪禮變而之吉祭以至於祔必由葬日接連從事者不忍死者一日無所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殷練之次日乃祔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然祔後練前有朝夕哭吳氏澄曰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不存而哭非謂其神之在此而哭然孔子善殷者貴鄭康成曰期而神之者人情也是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鄭康成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君臣生死同道不以其死而惡之也惡之非惡死者惡其凶穢之氣因而死者也愚案曰桃茢執戈正釋人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其愛君尊於臣是也難言謂幽鬼之道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直遙反

孔氏穎達曰朝將葬以柩朝廟也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應氏鏞曰死者之心亦必有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孔氏穎達曰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朝而殯於祖周則尚文親雖亡不忍即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遂葬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言古之為明器者知喪道也雖備物而不可用若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也若後世竟以生者之器則可哀矣

不幾於用人以徇之哉葢曰明器所以神明之明死者異於生人若以泥爲車以草爲人自古有之略似而已原不失爲明器之道若以木爲人設關而能踊躍名之曰俑則太似人形矣故孔子謂其不仁而以爲幾疑用人以殉矣葢後世漸趨於下至以人徇葬故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爲舊君爲去聲與音餘隊本亦隊又作墜

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名顯爲舊君反服見儀禮齊衰章孟子言三有禮則爲之服與此同意皆所以警時君而使盡禮於臣若爲臣則不得以此藉口戎首冠亂之首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

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鄭康成曰昭子季康子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孔氏穎達曰敎子言我三家不能以臣禮事君四方皆知勉強食粥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真情毀瘠乎不若違禮食食也應氏鏞曰季孫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無忌憚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為氏也士喪禮主人小斂改服弔者乃改服敬子夏非禮而子游中禮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乘去聲焉知焉於虔反

曾子以晏子恭儉爲知禮而有若非之遣車之數各如其命數晏子上卿而用一乘太儉矣及墓而反鄭康成曰旣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有子言其經曾子言其權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相去聲鄉並去聲毋音無

斯去聲

沾覘同

鄭康成曰國昭子齊大夫也東鄉西鄉夾羨道爲位也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覘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方氏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會無男女之別其失禮不已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夫音扶

鄭康成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以爲賢人蓋見其有才藝未嘗就公室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

內人妻妾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鄭康成曰敬姜康子從祖母御案上喪禮襲斂陳衣褖衣散衣俱非上服此褻衣當在褖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陳者故敬姜斥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

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去上聲柎音拊辟婢亦切樂音洛惡去聲絞音交衾音欽爲去聲遣去聲食去聲舍上聲訾音疵劉氏敞曰舞斯二下脫蹈矣人悲則九字當從之

孺子慕吳氏澄曰與前之孺子泣同謂眞情而無節文也壹與一同語辭也有子言欲去喪之節如此孺子慕者哀情在此卽是子游備舉制禮之意以曉之微殺也賢者恐其太過制禮節以殺其情不肖者恐其不及以喪故興起禮物以勸其哀若直情而徑行乃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陶喜於心而未發猶身體動搖舞蹈則樂之極矣慍含怒戚則憂深歎形於口辟拊心踊跳躍人之喜慍情本如是因而品節之以成禮人死易起人惡無能易忘倍聖人制禮絞衾以飾尸蔞翣以飾棺使人勿惡始死設脯醢之奠葬將行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虞祭以食之雖未見死者親饗之然自古如此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者不足爲禮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大音泰使去聲夫差夫音扶是夫夫知字與音餘洪氏遵云大宰嚭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嚭從之

鄭康成曰吳侵陳以魯哀公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疾病也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也獲謂繫虜之二毛鬢髮斑白止言殺厲重人也子謂所獲臣民吳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陳行人名之以殺厲之師欲其恥而改悔之吳太宰果有反地歸子之言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勸之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康成曰顏丁魯人孔氏穎達曰皇皇猶彷徨如求物而不得望望如逐人後行而不及御案曰如不及其反而息作一句讀既葬而歸在途如望親之偕反不及其反而欲息以待之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不言備令不自爲之非絶口不言也讙陳氏澔曰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古者天子總備於身所任皆賢故居喪委政冢宰而己得盡其哀戚之誠天下亦享太平之福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

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知去聲調如字蕢音快供去聲樂如字共音供與去聲觶音志

鄭康成曰知悼子晉大夫荀盈卒公晉侯彪也杜蕢三階皆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事以自戒懼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是人臣喪重於疾日太師典奏樂詔告也褻嬖也近臣當規君疾

憂爲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防禁放濫也乎公剛義則服毋廢斯酌欲後世以爲戒拔揚解洗爵而揚之以致深杜舉言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文與此小異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鄭康成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有時尙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也衛國有難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班制尊卑之差也孔氏穎達曰諡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拔文子以死衛君事不可考而春秋時尙無以二字諡者或衛君以文諡之而以貞惠與之歟又按北宮喜衛衛君君諡之曰貞

子亦非文子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駘音苔適音的

鄭康成曰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六人莫適立故卜爲後者沐浴佩王則兆兆繇辭也五人皆沐浴佩玉而石祁子獨否以是知祁子之賢而立之故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謚法治典不殺曰祁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亢音剛養去聲

鄭康成曰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謂地下子亢庶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養去聲還音旋椁去聲

鄭康成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孔氏穎達曰啜菽以菽爲粥而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也還葬無椁材但以衣冠斂首及足形體不露陳氏祥道曰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苟不養志雖三牲不足以爲孝不盡誠雖備物不足以爲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反羈音基靮音的

鄭康成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勒絏也方氏慤曰羈以縶馬勒以控馬從君而奔故以執羈勒言之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大音泰革本又作亟襚音遂縣音元

陳氏澔曰以衣服贈死者曰襚裘縣潘二邑名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革之時我雖在祭祀必告及其死也果值公祭時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襚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

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乾音干屬音燭

鄭康成曰婢子妾也尊己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繹音亦去上聲

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也垂魯地名祭之明日復祭而賓尸曰繹以志不忍遽忘之意仲遂爲魯卿適値辛巳日正祭卒禮不當繹猶繹非也知其不可而猶爲之第於萬入之時去籥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也萬樂舞之總名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

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般音班封音窆

鄭康成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豐碑者魯公室僭天子也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按公肩假言魯有舊禮如此人母亦如己母般欲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可以其母而嘗其巧乎則大害禮而病心乎又嘆息之於是弗果從也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禺音遇重通童踦音紀

鄭康成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禺人昭公之子公叔務人即公爲也禺人遇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負其杖而息於塗乃嘆之曰使民雖甚病也任民雖甚重也然素無德惠君子不能爲之謀士不能爲之死此理之甚不可者然我既言人不能死則我當自盡也於是與其鄰童汪踦往門而皆死焉魯人以踦能死難欲以成人禮葬而孔子善之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所過之墓祀則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及國家之正祀耳子路衛人而仕於魯顏子述哭墓展墓之禮以慰其歸顏子魯人子路述式墓下祀之禮以廣其徵方氏慤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工而可 句 手弓 句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射音石韔音暢朝音潮與去聲

鄭康成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魯昭公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等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商陽仁不忍殺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韔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不坐不與燕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曰有禮善之也按家語亦載此事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曰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諸侯伐齊曹桓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

舍強並之去聲

鄭康成曰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盧譌宜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請襲欲使襄公衣之巫祓禳剗君臨臣喪之禮孔氏穎達曰荆楚之本號至魯僖元年始稱楚楚人以襲禮最賤故强魯君行之而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荆人悔其自召辱也　御案此時楚子已大斂入棺楚人欲使魯行殯賤禮非責尚未襲而使魯君襲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康成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服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元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劉氏敞曰忌忌日也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避至次日乃入惠伯曉之日公事有公利則無私忌而叔弓亦遂入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辟音避畫音獲奪當作隧肆音四朝音潮

哀公魯君辟於路畫宮闕除道路畫宮室之位也鄭康成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兑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弔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䵣吐孫反撥半

末反幠音道爲去聲沈音審中去聲

鄭康成曰穆魯哀公之少子三臣孟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沈子也輴殯車也天子畫轅爲龍幠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爲揄沈以永流揄白皮之汁以播地於引輴滑也廢去也方氏慤曰爲輴之重也故爲揄沈以滑之欲揄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撥以手撥揄沈而灑於道也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爲去聲齊音咨衰七回反與音餘

陳氏澔曰以妻我以爲我妻孔氏穎達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緦泰氏繼宗曰哀公欲以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與辱其宗廟有若譏之猶爲此支過之辭則其失國非不幸也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

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爲繼也

鄭康成曰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孟氏成邑宰或氏季犯職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御案曰爲政在大體不在小惠若一犯禾而必償之是煦煦之仁也且使民將責償於君亦傷忠敬之俗子路治蒲壺漿施德夫子責之孔子之馬傷禾使子貢辭焉亦不償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李氏格非曰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召盖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陳氏祥道曰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爲之服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

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舍音捨

孔氏穎達曰未葬猶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則親形已藏故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至虞祭而立几筵也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謚避其名鬼事以鬼神事之已語辭陳氏澔曰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木鐸以令於宮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孔氏曰自寢門路門至於庫門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庫門魯之外門也若天子則至臯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無臯應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陳氏澔曰二名二字爲名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櫜音高韔去聲

鄭康成曰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孔氏穎達曰但露載其甲弓不以櫜韔盛之示當報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焚室而哭哀其不能保先人之居春秋魯成公三年新宮災新宮宣宮也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爲丙諱故云災其實人火也三日哭公羊穀梁皆以爲得禮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重去聲識音志鄭康成曰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孔氏穎達曰苛政嚴於猛虎壹者決定之辭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

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摯音志夫音符涖音利解佳買反

執摯請見下賢之禮已止也不再請見而但使人問之也舊居毀敗之地曰墟哀公問古之民信敬其上非有所要結而何以然周豐言民心哀敬出於自然但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臨之雖要結而不可得若殷周之末以誓會爲重而民始生疑畔正以其無本而徒事末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爲去聲

黃氏震曰不慮居謂以廟爲慮不以居室爲慮不危身不敢以死傷生恐親之無後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長去聲嬴音盈深去聲封如字廣隱並去聲還與環同號平聲

吳季子名札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鄭康成曰今泰山縣也不至泉不至太深以時服不至太厚廣輪猶橫縱縱橫相稱揜坎而爲墳可以隱身而止不至太高也喪事袒右而袒左漸變吉也環其封而號之者三匝欲其魂氣依己而歸也人之生也受氣於天成形於地故性秉乾而命秉坤死則歸其骨肉於土命之所歸故曰命也若魂氣則受天之陽以生得其正而全歸者可以無所不之季子蓋祝其子以生之正也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又據天之所以主宰此理者言與

此微異季子所為不盡拘於禮而
合禮故夫子善之而以疑辭出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婁音閭含使亟去聲

鄭康成曰考公隱公之曾孫弔含弔且含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容居欲親含非也坐跪也徐自擬天子以邾為己之諸侯故云進侯王也其使容居以含自言專為含而使己欲強自進含也易簡易于迂遠意有司不便斥其僭妄但言其托於天子為于欲自進含為易而容居不知其失猶復援其祖制謂自來如是則妄甚矣按春秋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城夷使徐子處之久已失國安得更如此僭妄故鄭康成以為考公當是定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母庶母也子思嘗仕衛或其庶母本衛人留衛而卒故門人以為庶氏之母不宜哭於祖廟也他室異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鄭康成曰祝佐含斂故先服官長大夫士國中男女庶人也愚按此亦以其遠近檢言之致百祀之木不取諸民而就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非盡百祀而取之也不至者謂法當奔喪而不至者則滅其國以廢其祀並刎其人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食之食音嗣餘並如字輯音集貿音茂奉上聲與平聲

方氏慤曰饑主歲言之餓主人言之陳氏澔曰蒙袂以袂蒙面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昏昧之貌嗟來食憫嘆之使來食從就也微與猶言細故嗟來之言雖不敬然非大過故其嗟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瞿音矍斷丁玩反壞音怪洿音烏

鄭康成曰定公貜且也民之無禮不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陳氏澔曰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而誅之推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

自敗孔氏穎達曰豬水聚之名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要平聲京古原字

獻賀也發爲賀辭以落成之輪輪囷言高大奐同煥言煥爛歌哭聚國族於此言久居也文子申其意而自幸無罪以承先人張老之頌無浮諛文子自禱無奢願故曰善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畜許六切爲去聲封音窆予上聲

鄭康成曰畜狗馴守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陳氏澔曰狗馬有力於人故特示恩路馬以帷不用敝帷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爲鄉並去聲內入聲辟音避

此記曾子子貢之事以嘆當時文飾之風也閽人守門者孔氏穎達曰弔有常服而云盡飾者謂更服新衣是也曾子子貢未從大夫之列當其始至閽人易而拒之及二子更服新衣脩容閽人即內之鄉者已告下其辟也避之則彌敬矣內霤門屋後簷卿大夫避中庭少近東耳降等揖甚禮之君子當時所謂君子二子素有賢名君與卿大夫皆知之而閽人不知故其始入而弗內繼則見禮貌而敬之當時君子亦不揣其本以爲盡飾之道可以行遠記者記此譏之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

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說音悅扶服同匍匐

鄭康成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技介夫甚有勞者故子罕哭之哀適晉人使人覘宋見其事而知其能得士心以爲不可伐孔子善之引詩言即此哀死之念推之可以仁民不特無晉寇而已即天下孰能當愛民者以勸當時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薨世子般即位公子慶父弒之而立閔公公時年八歲既葬即除服故絰不入庫門庫門近外第一門也士大夫則卒哭而除麻猶絰也記慶父惡逆廢禮之事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

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卷平聲從去聲

鄭康成曰沐治也木椁材託寄也爲弗聞也而過佯爲不知也已止也劉氏曰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執女手之卷言木文之滑膩從者疑夫子當絕交夫子言爲親故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故之情也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處上聲并知爲并去聲勝平聲吶如劣切屬音燭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諡韓詩外傳曰叔向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并尊植直沒絜也謂專直自用後爲狐射姑所殺事見春秋左傳舅犯從文公公反國至河要文公與之盟而後入事亦見左傳故曰見利不顧其君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氏范字季有利於君而未嘗失己自謀其身而未嘗遺友習人以文子爲能知人矣中身也不勝衣卑退之貌吶吶如不出諸口愼言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賤職舉舉以爲大夫士不交利屬子承上二句言於所舉之士不與之交利死屬其子言不市恩而私己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學如字衣去聲繆鄭康成作樛總音歲衰如字

叔仲皮叔孫悳伯彭之子始爲叔仲氏子柳益洲柳衰齊衰繆絰首絰兩股相交也孔氏穎達曰五服之絰皆然惟弔服環絰一股不繆衍盖皮兄弟叔仲皮學於子柳皮死其妻魯國之人亦知禮爲皮服齊衰而繆絰叔仲衍以爲子柳之教也故告於子柳請總衰而環絰且言其昔喪姑姊妹亦如斯無人禁也子柳未許之而叔仲皮妻亦不之從也衍退自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夫妻爲夫服與爲姑姊妹異而兄弟之妻爲夫兄弟服亦異今衍從以總衰環絰悖禮殊甚記此以明禮失由狂夫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緌而追切

成魯孟氏邑匡蟹背殼似匡范蜂也績絲必盛於匡而蟹之匡則非爲蠶之績也飾冠必資於緌而蟬之緌則非爲范之冠也以喻兄死者之爲衰不爲兄而爲子臯蓋譏服衰者之不誠而賢子臯之能化民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

情實也禮不食三日子春勉至五日既而悔其過禮之不誠反不若由禮之誠也是亦善補過者矣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旱音汗縣音懸暴步卜反尩音汪與平聲為去聲

尩羸疾巫能接神暴之皆欲天哀之而雨也孔氏穎達曰楚語觀射父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覡此云愚婦人據末世之巫言也鄭康成曰徙市者庶人居喪之禮行居喪之禮以自責可者僅可之辭也陳氏澔道

氏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祔音附 夫音扶

鄭康成曰祔卽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朱子曰古者椁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難得大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